

中国兵家经典译注丛书

六 韜 译 注

盛冬铃 译注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冀新登字001号

中国兵家经典译注丛书

六韬译注

盛冬铃 译注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河北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1/32 8·375 印张 200,000 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2800 定价,4.70 元

ISBN 7-202-01194-8/E·9

目 录

文韬·····	(1)
文师·····	(1)
盈虚·····	(9)
国务·····	(13)
大礼·····	(15)
明传·····	(18)
六守·····	(21)
守土·····	(24)
守国·····	(28)
上贤·····	(31)
举贤·····	(38)
赏罚·····	(41)
兵道·····	(42)
武韬·····	(46)
发启·····	(46)
文启·····	(52)
文伐·····	(57)
顺启·····	(65)
三疑·····	(67)
龙韬·····	(71)
王翼·····	(71)

论将	(76)
选将	(80)
立将	(83)
将威	(87)
励军	(89)
阴符	(92)
阴书	(94)
军势	(95)
奇兵	(101)
五音	(106)
兵征	(111)
农器	(115)
虎韬	(119)
军用	(119)
三陈	(129)
疾战	(130)
必出	(132)
军略	(135)
临境	(138)
动静	(141)
金鼓	(144)
绝道	(146)
略地	(149)
火战	(153)
全虚	(155)
豹韬	(157)
林战	(157)

突战	(158)
敌强	(161)
敌武	(164)
乌云山兵	(166)
乌云泽兵	(168)
少众	(171)
分险	(173)
犬韬	(176)
分兵	(176)
武锋	(178)
练士	(179)
教战	(182)
均兵	(184)
武车士	(187)
武骑士	(188)
战车	(191)
战骑	(193)
战步	(197)
附录：	
六韬逸文	(202)

文 韬

文 师^[1]

文王将田，^[2]史编布卜曰：^[3]“田于渭阳，^[4]将大得焉。非龙非𪚩，^[5]非虎非黑，^[6]兆得公侯，^[7]天遗汝师，^[8]以之佐昌，^[9]施及三王。^[10]”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编曰：“编之太祖史畴，^[11]为禹占，^[12]得皋陶，^[13]兆比于此。^[14]”

【注释】

[1] 《群书治要》录此篇为《序》，不属《文韬》。

[2] “文王”，商末周部族的领袖，姓姬名昌，商纣时为西方诸侯之长，招贤纳士，有很高的威望。他领导周部族发展生产，积极备战，并自称膺受灭商兴周的天命，迅速扩展势力，为后来其子武王灭商作好了准备。“田”，通“畋”，打猎。

[3] “史编”，人名，史即史官，表示身分，其名为编。当时的史官负责记载君主的言行和国家大事，起草文书，收藏档案，并兼管天文历法和占卜祭祀之事。官职和名字连称，是商周时的习惯。“布卜”，占卜，先在龟甲或牛胛骨背面钻凿若干小孔，然后用火灼孔，根据甲骨正面灼裂的纹路判断吉凶。当时人十分迷信，君主外出必须占卜，这正是史官的职责。

[4] “渭阳”，渭水北岸地区。水北为阳，水南为阴。渭水，源出今甘肃渭源县鸟鼠山，东流经陕西中部渭河平原，在潼关北注入黄河。

[5] “𪚩”，音 chī，通“螭”，传说中的一种无角的龙。

[6] “黑”，音 pí，即棕熊，熊的一种，体型较大，俗称人熊。“非豳非虎非黑”，银雀山竹简本作“非黑非虎非狼”。

[7] “兆”，占卜时龟甲被灼裂开后可以预示吉凶的纹路。此句银雀山竹简本作“得王侯公”。

[8] “遗”，音 wèi，赠与。

[9] “昌”，文王名。

[10] “施”，给予恩惠。“三王”，指周代文王以后的三个王——武王、成王、康王。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公望死于周康王六年，他在文王死后又辅佐过武、成、康三王。

[11] “太祖”，高祖，远祖。

[12] “禹”，传说中上古夏后氏部落的领袖，姒姓，曾奉部落联盟首领舜之命继续其父鲧的事业，治理洪水，十三年中三过家门不入，终于用疏导的方法平息水患，因功继承了舜的职务。后其子启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即夏代。

[13] “皋陶”，传说中东夷族的领袖，偃姓，舜时任士，主管刑狱，执法公正，后又辅佐禹，禹曾选拔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但他先禹而死。陶，音 yāo。按，据《史记·五帝本纪》，皋陶在舜时已任要职，《论语·颜渊》又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所以有人认为上句“为禹卜”应作“为舜卜”。

[14] “比”，类似。

【译文】

文王将要出去打猎，史编为他占卜，（看了卜兆后）说：“这次到渭水北岸去打猎，将大有收获。得到的既不是龙，也不是螭，既不是虎，也不是黑，根据卜兆，将会得到一个帮助你成就大业的公侯之才，他是上天赠与你的老师，用来辅佐你，他的恩惠还会延及你三代称王的子孙。”文王说：“卜兆真的预示会有这样好的结果么？”史编说：“我的高祖史畴，为大禹占卜，（卜兆预示将得到贤臣，后来果然）得到了皋陶，当时的卜兆与今天这个相似。”

文王乃斋三日，^[1]乘田车，^[2]驾田马，^[3]田于渭阳，卒见太公坐茅以渔。^[4]

【注释】

[1] “斋”，音 zhāi，通“斋”，斋戒，古人祭祀以前要沐浴更衣，不饮酒，不食荤，不近女色，整洁身心。文王在出猎前斋戒三日，是为了表示对上天命兆的恭敬和渴求贤才的诚心。

[2] “田车”，打猎用的车，比一般的乘车和兵车形制略小。

[3] “田马”，打猎时用以驾田车的马，经过专门训练，奔跑时步伐整齐，便于追逐。

[4] “太公”，对老年人的尊称。此指吕尚。《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文王的曾祖父公叔祖类曾预言将有圣人入周，振兴周邦，文王见到吕尚，说“吾太公望子久矣”，所以吕尚又号称“太公望”。今按，“望”、“尚”音近义通，吕尚当名望字尚，“太公”则是因其年老而尊称之，《史记》所言不确。“坐茅”，《艺文类聚》卷六六引《六韬》无“茅”字，《太平御览》卷四六二引《六韬》作“以竿”。“渔”，捕鱼，此指垂钓。

【译文】

文王于是斋戒三天，然后乘着田车，驾着田马，到渭水北岸一带打猎，终于遇见太公正坐在河边的茅草上钓鱼。

文王劳而问之曰：^[1]“子乐渔耶？”^[2]

太公曰：“君子乐得其忘^[3]，小人乐得其事。^[4]今吾渔，^[5]甚有似也。”

【注释】

[1] “劳”，音 láo，慰问。

[2] “子”，对男子的尊称。

[3] “君子”，指有身份有教养的人，西周、春秋时用作对贵族统治者的通称。

[4] “小人”，身份低微缺乏教养的人，西周、春秋时用来称谓被统治的劳动人民。银雀山竹简本作“细人”，义同。

[5] “渔”，银雀山竹简本作“虞”。

【译文】

文王上前慰劳太公，并问道：“您乐于钓鱼么？”

太公回答：“君子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为乐，小人以完成自己的工作为乐。现在钓鱼，情况与此十分相似。”

文王曰：“何谓其有似也？[1]”

太公曰：“钓有三权，[2]禄等以权，[3]死等以权，官等以权。[4]夫钓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观大矣。”

【注释】

[1] 银雀山竹简本“何谓”下有“虞”字。

[2] “权”，权术。

[3] “禄”，官吏的俸给。银雀山竹简本无此字。

[4] “死等以权，官等以权”，银雀山竹简本作“□□以禁官”。

[5] “夫钓以求得也”，银雀山竹简本作“夫渔求得”。

【译文】

文王问：“为什么说钓鱼的情况与此相似？”

太公回答：“钓鱼时要使用三种权术，用鱼饵诱鱼上钩，等于人君用禄位诱人入仕；用香饵诱鱼冒死来食，等于人君用重赏诱人尽忠致死；把钓得的鱼按大小不同，分别各尽其用，等于人君把求仕的人按才能高下分别任以各种官职。垂钓，是为了得鱼。这件事用意很深，并且可以用来参透更大的道理。”

文王曰：“愿闻其情。”

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鱼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长，木长而实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亲合，亲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语应对者，情之饰也。〔1〕至情者，事之极也。〔2〕今臣言至情不讳，君其恶之乎？〔3〕”

【注释】

〔1〕“饰”，文饰，指外表的装饰。

〔2〕“极”，极致，指最高最终的境界。

〔3〕“恶”，言 wù，厌恶。

【译文】

文王说：“我希望能听到其中的详情。”

太公说：“源头深远，河水才能长流，河水长流，鱼类才能生长繁衍，这合乎自然的情理。根入土深，树木才能长成，树木长成，才能结出果实，这合乎自然的情理。君子志趣相投，就会情投意合，情投意合，就能共同经营事业，这也是合乎自然的情理。言语对答，这是人感情外露的方式。而内心包含的最深的感情，则是事理的极致。现在我要讲人间的至情，而且直言不讳。您听了可能会厌恶吗？”

文王曰：“惟仁人能受直谏，〔1〕不恶至情。何为其然？”

太公曰：“缙微饵明，〔2〕小鱼食之。缙调饵香，〔3〕中鱼食之。缙隆饵丰，〔4〕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其缙，〔5〕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6〕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7〕呜呼！曼曼绵绵，〔8〕其聚必散；熙熙昧昧，〔9〕其光必远。微哉！〔10〕圣人之德，〔11〕诱

乎独见。〔12〕乐哉！圣人之虑，各归其次，而立敛焉。〔13〕”

【注释】

〔1〕“谏”，音 jiàn，劝告。专指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作劝告。

〔2〕“缗”，音 mǐn，钓丝。

〔3〕“调”，这里是指大小轻重合适。

〔4〕“隆”，粗大。银雀山竹简本此句作“会（阴）缗重饵。”

〔5〕“食”，《太平御览》卷八三四引《六韬》作“求”。“牵”，拘牵。这里指上钩被制。

〔6〕“竭”，这里指使其竭尽才力。

〔7〕“毕”，完成。“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初学记》卷二二、《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六韬》皆作“以小钓钓川而擒其鱼，中钓钓国而擒其万国诸侯”。

〔8〕“曼曼”，广远。“绵绵”，延续不断。“曼曼绵绵”用来形容某种事物外表上的兴旺久远。

〔9〕“嘿嘿”，同“默默”。“昧昧”，纯厚隐晦，不显露于外。

〔10〕“微”，精微奇妙。

〔11〕“圣人”，指道德修养极高智慧超群的人。

〔12〕“诱”，称美之词。“独见”，谓见解超群，先知先觉。银雀山竹简本此句作“圣人蜀（独）知蜀（独）闻蜀（独）见”。

〔13〕“立”，树立，确定。“敛”，聚敛，收揽。银雀山竹简本此三句作“乐才（戡）圣人，大（太）上归□，其次楡（树）敛。”

【译文】

文王说：“只要是具有仁爱之心的人，都能接受正直的劝告，而不厌恶表达真情的逆耳之言。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太公回答：“（譬如钓鱼）钓丝细小，鱼饵明显，小鱼就会来吞饵上钩。钓丝大小适中，鱼饵香美，中鱼就会来吞饵上钩。钓丝粗大，鱼饵丰厚，大鱼就会来吞饵上钩。鱼吞食了鱼饵，就

会受制于钓丝，人食用了俸禄，就会臣服于君主。所以用鱼饵来诱鱼入钩，就可杀鱼而食；用俸禄来招人入仕，就可使他竭尽才力而为我所用；用家作为诱饵而谋取一国，就可一举得到那个国；用国作为诱饵来谋取天下，统一天下的大业就可成功。唉！事物表面上繁荣兴旺，广远久长，但有聚必有散，总会衰败；而如果默默运行，不显露自己，它倒一定能光照远方，影响久远。真是奇妙啊，圣人的道德高尚之极，见解超群，先知先觉，不是凡人所能理解的。真是值得高兴啊！圣人考虑的事，是暗中诱导，使人们各有所归并处于合适的地位，从而确定收揽人心的办法。”

文王曰：“立敛若何，而天下归之？”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之天下也。〔1〕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2〕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3〕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4〕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注释】

〔1〕“乃天下之天下也”，银雀山竹简本此下有“国非一人国也”句。

〔2〕“擅”，专擅，独自享用。

〔3〕“赴”，奔赴，归顺。《太平御览》卷四二一引《六韬》作“归”。

〔4〕“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银雀山竹简本作“凡民者，乐生而亚（恶）死，亚（恶）危而归利。”《群书治要》本“德”作“得”。

【译文】

文王说：“应该怎样确定收揽人心的办法，而能使天下所有的人都诚心归服呢？”

太公回答：“天下，不是某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之人共有的天下。能同天下之人共享其利的人，就能得到天下。想独自专有天下之利的人，就会失去天下。天有岁时变化，地有货财滋生，能同人们共同享有利用，这就是仁。仁所在的地方，天下的人都会归向那里。能免除别人死亡的危险，解救别人的患难，接济别人的急需，这就是德。德所在的地方，天下的人都会归向那里。能与人们一起忧虑，一起欢乐，有共同的爱憎，这就是义。义所在的地方，天下的人都会赶去归向那里。凡是人，无不憎恶死亡而乐于生存，无不喜爱仁德而趋向实利，能为人们谋得实利，这就是道。道所在的地方，天下之人都归向那里。”

文王再拜^[1]曰：“允哉！^[2]敢不受天之诏命乎！^[3]”乃载与俱归，立为师。

【注释】

[1] “再拜”，连拜两次。这是表示恭敬的礼节。

[2] “允”，诚然，信然。

[3] “诏命”，上天或帝王的命令。文王对太公的言论诚心叹服，并把这些话看作是上天委托太公向他下达的意旨。

【译文】

文王接连两次下拜，说道：“讲得真对啊！我怎敢不接受上天委托您向我下达的诏命呢！”文王于是请太公登上自己的车，同他一起回到都城，立太公为国师。

盈 虛

文王问太公曰：“天下熙熙，^[1]一盈一虚，^[2]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3]其天时变化自然乎？”

太公曰：“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4]祸福在君，不在天时。”

【注释】

[1] “熙熙”，众多纷扰的样子。

[2] “盈”，充满。“虚”，空虚。这里“盈虚”指气运盛衰。

[3] “不肖”，与“贤”对举，就是不贤的意思。

[4] 此句《群书治要》本作“则国家安而天下治。”

【译文】

文王问太公说：“天下的事情众多繁杂，气运一时兴旺，一时衰弱，国家一时安定，一时纷乱，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国君有贤或不贤的不同呢，还是由于天时气运自然而然的變化？”

太公回答说：“国君不贤，就会使得国家危难，人民动乱，国君贤德圣明，就会造成国家太平，人民安定。是祸是福，决定于君主的贤或不贤，与天时气运的变化无关。”

文王曰：“古之圣贤，可得闻乎？”

太公曰：“昔者帝尧之王天下，^[1]上世所谓贤君也。”

【注释】

[1] “尧”，上古传说时期的部落联盟领袖，名放勋，号陶唐氏，史称

唐尧。据说他效法天时，制定历法，任用贤能，推行教化，使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后来年老，把部落联盟领袖的职务禅让给舜。后世尊之为“帝”，所以也称帝尧。“王”，音wàng，用作动词，指行德政而统治天下。

〔2〕“上世”，此指远古之世。

【译文】

文王说：“古代圣贤之君的情况，能讲给我听吗？”

太公说：“从前帝尧推行德政君临天下，他就是远古之世所谓的贤君。”

文王曰：“其治如何？”

太公曰：“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1〕锦绣文绮不衣，〔2〕奇怪珍异不视，〔3〕玩好之器不宝，〔4〕淫佚之乐不听，〔5〕宫垣屋室不垓，〔6〕薨桷椽楹不斲，〔7〕茅茨遍庭不翦。〔8〕鹿裘御寒，〔9〕布衣掩形，枲梁之饭，〔10〕藜藿之羹。〔11〕不以役作之故，〔12〕害民耕织之时，〔13〕削心约志，〔14〕从事乎无为。〔15〕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旌别淑德，〔16〕表其门闾。〔17〕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18〕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存养天下鳏寡孤独，〔19〕赈赡祸亡之家。〔20〕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21〕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22〕亲其君如父母。”

文王曰：“大哉！贤德之君也。〔23〕”

【注释】

〔1〕“饰”，《太平御览》卷八〇引《六籍》作“服”。

〔2〕“文绮”，华美的丝织品。“衣”，音yì，用作动词，穿着。

〔3〕“珍异不视”，《太平御览》卷八〇引《六籍》作“异物弗听”。

[4] “玩好”，赏玩喜好。

[5] “淫佚”，轻浮放荡。“乐”，音乐。

[6] “垣”，音yuán，矮墙。“垚”，用白泥涂饰。《群书治要》本及《太平御览》卷八〇引《六韬》“垚”作“崇”。

[7] “薨”，音méng，屋脊。“桷”，音jué，“椽”，音chuán。横排在屋梁上用以架遮顶的草或瓦的木条，方形的叫桷，圆形的叫椽。“楹”，音yíng，柱子。“斲”，音zhuó，砍削。此句《太平御览》卷八〇引《六韬》作“桷椽柱楹不藻饰”。

[8] “茨”，音cí，蒺藜。“翦”，斩断，除去。《群书治要》本“遍庭”作“之善”，则“茅茨”指茅草屋顶。此句《太平御览》卷八〇引《六韬》作“茅茨之盖弗剪齐”。

[9] “鹿裘”，用鹿皮做的衣。鹿裘粗陋易得，是平民所服。

[10] “粝粱”，粗劣的粮食。“粝”，音lì。

[11] “藿”，lì，一种可以食用的野菜。“藿”，音huò，豆叶，嫩时可食。“鹿裘御寒，布衣撝形，粝粱之饭，藿藿之羹”四句《太平御览》卷八〇引《六韬》作“戴黼之绀履不弊尽，不更为也；滋味不重糝，弗食也；温饘暖羹不酸餒，不易也”。又，“戴黼之绀履”，《太平御览》卷六九〇、六九七皆引作“戴衣绀履”；“滋味不重糝”，《太平御览》卷八五〇引作“滋味重糝”。

[12] “役作”，征发人民从事劳役，兴建宫室。《太平御览》卷八〇、八二二引《六韬》皆作“私曲”。

[13] “时”，农时。“害民耕织之时”，《群书治要》本及《太平御览》卷八〇引《六韬》作“留耕种之时”，《太平御览》卷八二二引《六韬》“耕种”作“耕织”。

[14] “削”，削弱，这里有抑制的意思。“心”、“志”，都是指欲望。

[15] “无为”，无所作为。指顺其自然，以清静求安定。

[16] “虚别”，识别，甄别。“淑”，美好。

[17] “闾”，里巷的门。

[18] “邪”，不正。“伪”，欺诈。

[19] “存养”，保全，抚养。“鰥寡孤独”，指无依无靠的老弱妇幼。“鰥”，音guān，老而无妻，“寡”，老而无夫。“孤”，幼而无父。“独”，老而无子。

[20] “赈赡”，用财物救济供养。

[21] “赋”，土地税。“役”，力役。古制国家除征收土地税外，每天又无偿征用民力若干天，从事筑城墙、修道路、开河渠、造官室等劳役。

[22] “戴”，这里是尊奉、推崇的意思。

[23] “贤德之君也”，《群书治要》本作“贤君之德矣”。

【译文】

文王问：“帝尧是怎样治理天下的？”

太公回答：“帝尧君临天下时，他不用金银珠玉作为装饰品，不穿用花纹华丽的精美丝织品制作的衣服，不顾盼奇珍异宝，不宝爱那些可供玩赏的器物，不听不庄重的靡靡之音，不粉饰宫墙房室，不修饰雕琢屋脊椽柱，庭院里长满茅草蒺藜也不去清除。他穿鹿皮袄御寒，粗布衣遮体，吃粗糙的粮食和用野菜豆叶熬的羹汤。他不因为要兴修工程而征发劳役，妨害农时，使人民不能正常地从事耕织。他抑止自己享受的欲望，清静无为，以求天下安定。对待官吏，凡是忠于职守、正直守法的就提升他们的职位，凡是廉洁奉公、爱护百姓的，就增加他们的俸禄。对待人民，凡是孝顺父母、慈爱子女的，就敬爱他们；凡是尽力农桑发展生产的，就慰劳奖勉他们。他识别人民中具有美德的人，把表彰送到他们的家门、里门。他总是使自己的心保持公平，端正自己的操守，用法律和规章制度来禁止邪恶欺诈的行为。自己所憎恶的人，如果立了功，他一定给予奖赏；自己所亲爱的人，如果犯了罪，他一定给予惩罚。他保全照顾那些鰥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救济供养那些遭受灾祸家破人亡的人家。他对自己的奉养十分微薄，加在人民身上的赋税劳役非常之少。所以那时所有的人民生